

淺析《道路交通安全法》逃避責任罪之意圖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191/2017號上訴案的評析

霍嘉誠

摘 要：澳門《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逃避責任罪所要求的故意屬於刑法理論中的“意圖犯”。法律明確規定犯罪行為人應具備特定的目的方構成犯罪，否則行為有機會構成其他罪行或者不成罪。在逃避責任罪中，立法者要求行為人的故意為“使自己免於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意圖”。只有認定行為人存在相關意圖，配合客觀行為，方能將行為人定罪。對於認定逃避責任罪的意圖，法律界雖有不同見解，但有必要仔細研究。否則法律適用者便有機會將根本不應由刑法規管的案件作出判刑，損害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關鍵字：《道路交通安全法》 逃避責任罪 意圖 直接故意 法律解釋

An Analysis of the “Intention” of the Crime of Evading Responsibility in the *Road Traffic Law*: Comment on Appeal No. 191/2017 of the Intermediate Court of the Macao SAR

FOK Ka Sheng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Coimbra)

Abstract: The intention required by the crime of evading responsibility in the *Road Traffic Law* belongs to the “specific purpose” in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law clearly stipulates that the agent should have a specific purpose to constitute the crime, otherwise the conduct may constitute other crimes or be innocent. In the crime of evading responsibility, the agent must have the “intention to exempt himself from civil 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nly when the agent has the relevant intention and cooperate with objective conduct, the agent should be found guilty. Although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dentification about the intention of the crime of evading respons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 carefully. Otherwise, those who interpret the law may sentence the cases that should not be deal with criminal law at all, damaging the residents’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Keywords: *Road Traffic Law*, crime of evading responsibility, intention, direct inten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鑒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審法院仍然維持非常有限度地向社會大眾公開司法裁判內容，很多時，公眾僅能憑藉相關司法裁判的上訴案窺探案件的初審情況以至細節。本文的主題——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191/2017號上訴案亦不例外，該案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編號為CR4-16-0383-PCS，是涉及一宗涉嫌違反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案。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的規定，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自己免於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科處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¹ 相比其他規範得更細緻的罪名來說，逃避責任罪的構成要件設計算是較簡單的。然而，本罪卻在法院和檢察院司法官之間引發了不同見解，而這些見解對於判處嫌犯開釋或有罪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筆者希望嘗試探究相關問題。

一、逃避責任罪的基本概念

逃避責任（*fuga à responsabilidade*）規範於《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逃避責任罪的設計是經參考《法國道路法典》的類似規定的。² 本罪在澳門地區存在已久，只是現行法律條文的行文稍經修改。在法律淵源的角度而言，它屬於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規範，其保護的法益是公共道路使用的秩序。³ 本罪屬於公訴罪，僅檢察院具有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⁴ 本罪的犯罪類型屬於行為犯（*crime de mera atividade*），意指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所包含的行為結果就是一種侵害性的行為結果，至於行為是否對相關法益或行為客體造成實際損害，不影響犯罪既遂（*consumação*）的成立。⁵ 也就是說，只要行為人作出了法律規定侵害刑法擬保護某種法益的行為，就是觸犯了本罪。而法學家一貫認為行為人作出這樣的行為即使沒有對相關法益造成實際損害，但也會對其造成抽象的危險。因而，法學家們都將行為犯視為抽象危險犯（*crime de perigo abstrato*）。一旦作出了相關行為，足以構成本罪。本罪的既遂並不取決於行為人希望達到的結果是否發生。⁶

二、逃避責任罪的構成要件

澳門特區的犯罪理論是採納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的。要認定一人是否觸犯某項罪名，必須同時符合主觀和客觀要素。

先行討論客觀要素。客觀要素的論證主要由行為人的外部行為反映。在逃避責任罪的角度而

¹ 葡文版本為“Quem intervier num acidente e tentar, fora dos meios legais ao seu alcance, furtar-se à responsabilidade civil ou criminal em que eventualmente tenha incorrido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1 ano ou com pena de multa até 120 dias.” 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的中文版本並未翻譯出eventualmente的意思。筆者認為，應翻譯成“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自己免於可能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科處最高一年徒刑或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² 《〈道路交通安全法〉註釋》（《澳門法律學刊》特刊），澳門：印務局，2011年，第155頁。

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971/2015號案。

⁴ 《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

⁵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澳門/北京：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26頁。

⁶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899/2010號案。

言，行為人是必須在發生交通事故的背景下，採了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也就是說，倘要構成本罪，客觀上必需確切存在交通事故，而行為人確實採了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至於何謂“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這項構成要件描述得非常空泛，有極廣濶的解釋空間。筆者認為，這樣的描述的確可以被認為種類非常多的行徑，甚至一切的行徑也能成為條文中所述的“方法”。但這樣的立法模式是否適當，則不屬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在主觀要素方面，本罪亦須遵從《刑法典》總則的指導，只有出於故意作出之事實，或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出於過失作出之事實，方予處罰。⁷ 對本罪而言，也僅處罰故意（*dolo*）。而且這種故意還必需是必須有意圖（*tentar*）使自己免於可能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的故意，在學理上稱之為特定故意（*dolo específico*）。

關於這種故意，法院和檢察院司法官、法學家以及筆者都持自己的立場。而這些立場的差異，不外乎就是對觸犯本罪的故意的種類理解上出現差別。在闡述中級法院第191/2017號上訴案後，方繼續討論本罪的故意。

三、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191/2017號上訴案

澳門特區檢察院控告嫌犯A為直接正犯及以既遂方式觸犯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配合第94條（2）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逃避責任罪，並請求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獨任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嫌犯A以直接正犯、或然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配合第94條（2）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逃避責任罪，判處30日罰金，每日罰金額80澳門元，總共為2,400澳門元；若不繳納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20日徒刑，並判處禁止駕駛3個月。

檢察院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了上訴。筆者節錄以下幾項要點：第一，對於《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法律要求行為人須具有特定的意圖，即該犯罪屬“意圖犯”；第二，“意圖”只在直接故意的情況下才存在，或然故意中行為人不可能有“意圖”；第三，換言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不能由或然故意構成；第四，被上訴之判決認定嫌犯是出於或然故意實施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乃錯誤適用該條規定，從而成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規定的上訴依據；第五，如此，惟一的、合理的、符合邏輯的結論是：嫌犯的行為未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的罪狀（主觀方面），那麼原審法官閣下就應開釋嫌犯被控之罪名。

中級法院法官認為，檢察院尤其混淆了特定故意和或然故意這個沒有不相容的，或者以不同標準作出劃分的不同種類的主觀要素的形態。作為故意這個主觀要素之一形態的或然故意僅僅是行為人對犯罪事實得以實現抱着可能性的態度。而在特定故意的犯罪中，並不會排除行為人在主觀上表現為這種態度。

因而，中級法院最終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判決。

⁷ 《刑法典》第12條。

四、“意圖犯”中的故意——法學家的見解

澳門特區刑法對故意的分類法是按照行為人對行為結果所持的意志因素，將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大類。又根據行為人對行為結果的認識程度，將間接故意再分為兩類，即必然故意和或然故意。⁸ 根據《刑法典》第13條的規定，故意分為3種，分別是規範於該條第1款規定的直接故意、第2款規定的必然故意和第3款規定的或然故意。

從上述判決得知，中級法院以及初級法院和檢察院之間對於“意圖犯”中可以包含的故意的種類存在不同見解。可以理解為，法院認定“意圖犯”的主觀要素是可以包括全部故意種類，而檢察院則認為僅應指向直接故意。在此，筆者認為可尋求法學家的見解以輔助分析相關問題。

按照Manuel Leal-Henriques法官的見解，具有特定意圖的犯罪（crime de dolo específico）是指行為人的意思表示及意願包括一特定的目的或動機，例如：在入侵私人生活的犯罪（第186條）中，要求行為人的目的是進入個人的私密生活空間，即使其沒有取得成功。在此一情況中，除一般的故意外，還要求有實現某一特定目的的故意。根據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教授所言——在特定故意的犯罪中，主觀的罪狀要件需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故意形式；換言之：在特定故意的犯罪中，倘若行為人以法律所要求的故意方式實施犯罪，且該故意完全符合客觀的罪狀，則行為方具有罪狀層面上的重要性。⁹

引述上述判決所載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教授的理解，其認為在特定故意的犯罪中，行為人只有當在法律規定的故意形式實施的情況下才有符合罪狀的重要性，並且此故意完全融入犯罪的客觀要件中。

至此，在Manuel Leal-Henriques法官和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教授的角度而言，“意圖犯”是必須有實現某一特定目的的故意，而在主觀罪過方面，行為人只需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故意形式。那麼，“意圖犯”其實可以包含全部種類的故意。

在澳門特區，檢察院徐京輝助理檢察長認為，犯罪目的體現的是行為人明確的犯罪意欲，是直接故意的基本內容。至於必然故意和間接故意（包括或然故意¹⁰），由於二者中行為人的意志因素並不如直接故意那樣明確，因此，在必然故意和間接故意中並不存在犯罪目的。然而，對於有些直接故意犯罪，由於特定的犯罪目的對於區分罪與非罪及此罪與彼罪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除了故意中一般的認識要素和意志要素的內容外，法律還明確規定行為人應具備特定的目的（刑法中通常規定為“意圖”）方構成相關的犯罪。刑法理論將法律明確要求應具有特定目的的故意稱為特定故意，而此類犯罪則被稱為目的犯，即法律要求行為人的故意內容中具有特定目的或意圖的犯罪。¹¹

澳門大學法學院趙國強教授指出，目的是指人追求一定結果的主觀願望，而犯罪目的同樣也是指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希望實現某種結果的主觀願望。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犯罪目的與直接故意

⁸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第158-159頁。

⁹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第一冊（第一條至第三十八條），盧映霞、陳曉疇譯，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5年，第203-204頁。

¹⁰ 此處為筆者所加。

¹¹ 徐京輝：《澳門刑法總論》，澳門/北京：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75-276頁。

不可避免地會具有同一性，這種同一性主要表現為在很多情況下，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希望發生的結果實際上也就是犯罪目的。在法律對相關意圖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相關意圖則應屬於構成要件的主觀要素，此類犯罪理論上也稱為意圖犯或目的犯。意圖犯或目的犯的構成要件在主觀方面不僅要求行為人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即具有直接犯罪目的，而且還必須具有法律所特別規定的相關意圖。¹²

可見，對澳門法學家而言，“意圖犯”所持的故意必定是直接故意，由於其餘兩種故意的意志因素並不如直接故意般明確，因而實難以存在所謂的犯罪目的。

五、筆者的意見

筆者認為，解釋刑法的罪名不僅須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princípio da legalidade*），而且亦應當十分注重對刑法條文的法律解釋。這樣方能更正確地適用刑法。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教授曾發表了精闢的見解：刑法的立法者必需透過文字來表述，但有關的文字不一定只有單一的含義；反之，幾乎都是有多重含義。因此，法律文本便需要進行解釋，並根據其一般及字面的含義，為所組成的用詞的含義設定一個框架；而法律的適用者得在這個框架內解釋法律，並得在不超越合理的法律解釋範圍內作出選擇。無庸置疑，因適用刑法而作出法律解釋是非常重要的。如Manuel Leal-Henriques法官所言，包括要知道法律解釋可伸展到哪些範圍而不令我們犯險，也就是不會讓我們陷於違反及損害罪刑法定原則的境地。

刑事法律的操作者往往借助其他領域已存在的定義，尤其是借助民法及其制度中的規定。其中要指出的是《民法典》第8條作為參考指標的規定，為刑事法律制度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解釋準則。¹³

筆者認為，按照法學理論，擴張解釋（*interpretação extensiva*）理所當然是有助法律適用者解決當法律條文的文字所表達的意思小於立法思想（*pensamento legislativo*）時需要作出的，使兩者成為一致。因此，不可能否定擴張解釋以至其他解釋方法對適用刑法條文的重要性。

但當擴張解釋會對相對人不利時，A. Taipa de Carvalho教授便指出，應禁止不利的擴張解釋。¹⁴當擴張解釋會損害相對人時，例如在此情況下令法律字面的內容產生更不利的狀況，便不應在刑法中適用。¹⁵

那麼，對於《道路交通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而言，筆者認為亦須遵從相關法律解釋規則。條文的表述——“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自己免於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科處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在中級法院第191/2017號上訴案中爭議的重點就是“意圖”（*tentar*）所包含的故意種類。

對於筆者而言，“意圖”是行為人的一種非常強烈的、具有針對性的、希望發生的企圖或目

¹²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第162-164頁。

¹³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第一冊（第一條至第三十八條），第66頁。

¹⁴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培訓教程》第二版，盧映霞譯，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2年，第166-167頁。

¹⁵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培訓教程》第二版，第68頁。

的。從本罪的字面含義上觀察，立法者實質就是欲處罰清晰知悉自己牽涉交通事故無誤而以蓄意採取任何方法使自己免於可能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的行為人。對上訴人而言，其因原審法院對“意圖犯”中的“意圖”作出了擴張解釋，使觸犯該罪的故意種類還可包含或然故意（*dolo eventual*），因而直接產生了罪與非罪的重大差異。

第一，如徐京輝助理檢察長和趙國強教授所言，根據刑法理論，像逃避責任罪般的“意圖犯”就是帶有特定目的犯罪，犯罪目的體現的是行為人明確的犯罪意欲，是直接故意的基本內容，兩者是具有同一性。必然故意和或然故意都會因行為人的意志因素並不如直接故意般明確而不可被認定其存在犯罪目的。

第二，在法律解釋的角度，筆者認為在刑法領域內如果因擴張解釋而損害相對人，便不應在刑法中適用。在逃避責任罪中，倘被法律適用者解釋成可由或然故意構成，那麼這就等同可處罰一些未必或不清晰知悉自己牽涉交通事故的、對自己可能要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抱有容忍結果可能發生而逃逸的情況，這是明顯超越了條文的字面含義的。再者，這就不適當地擴大了刑法的適用範圍，將一些本來不屬刑法規範的行為也涵蓋在刑法中，對上訴人產生了差天共地的、天淵之別的結果。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本上訴案中，檢察院對《道路交通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的解釋是符合字面含義和刑法理論的，不能確定其目的和意圖的，便不能成罪。再者，若作出擴張解釋後的結果是有損相對人的，也不能適用之。何況，在本上訴案中，這種有損相對人的解釋還涉及罪與非罪的問題。引用趙國強教授對刑法機能的評析，刑法是具備多種機能的，包括行為評價、預防犯罪、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的機能。刑法的各種機能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不能顧此失彼。¹⁶ 在本上訴案的原審判決中，便可能出現過於強調刑法對法益的保護機能，以致不適當地限制了刑法對人權的保障機能。在尊重其他精闢的理論和學說下，筆者認為逃避責任罪中的“意圖”僅可就某一特定犯罪目的而抱有的直接故意構成。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道路交通法〉註釋》（《澳門法律學刊》特刊），澳門：印務局，2011年。*Lei do Trânsito Rodoviário Anotado (Revista Jurídica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Oficial, 2011.
-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第一冊（第一條至第三十八條），盧映霞、陳曉疇譯，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5年。Leal-Henriques, M.,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Volume I, 2.^a Edição – Revista (Artigos 1.º a 38.º) (versão portuguesa), Macau: 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 2015.
-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培訓教程》第二版，盧映霞譯，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1年。Leal-Henriques, M., *Manuel de Formação de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 de Macau*, Tomo II, Macau: 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 2012.

¹⁶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第9-11頁。

徐京輝：《澳門刑法總論》，澳門/北京：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Choi, K. F., *Penal Law of Macau*, Macao/Beijing: Macau Foundation/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7.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澳門/北京：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Zhao, G., *Research on Macau Criminal Law: General Theory of Crimes*, Macao/Beijing: Macao Foundation/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2.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899/2010號案。Processo n° 899/2010 (Recurso penal) do TUI.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971/2015號案。Processo n° 971/2015 (Recurso penal) do TUI.